

傣医药学寺院教育传承模式探讨^{*}

王雪梅, 杨 梅, 胥筱云

(云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通过分析佛寺教育传承的精神, 认为寺院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实现佛教思想、教义的教育, 更要是实现了傣族地区的社会教育, 延续了傣族文化的传承。傣医药作为傣族科学文化知识的组成部分在佛寺教育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要实现人才培养的系统化、规模化、专业化仅依靠寺院教育或者简单的师带徒的民间传承模式是难以完成的, 需要大力培养傣医药各层次人才, 尤其是高等教育。

〔关键词〕寺院教育; 傣医药; 传承模式

中图分类号: R29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1)05—0023—03

家族传承, 师徒相传, 友人互传, 寺院教育等是傣医药固有的民间传承方式, 这些民间古朴的传授方式对傣医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中寺院教育可谓是傣族教育中最具代表性的校外教育, 傣族是一个几乎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 南传上座部佛教信教地区寺院教育与傣医药的传承关系非常密切。

在未开设学校之前, 佛寺发挥着主要教育职能的作用, 是傣族人民文化知识的传播的主要地方。“男人不升和尚在世和死后都是生人。”一代又一代的傣族人民在这一“佛规”影响下, 7~9岁的男童要到佛寺当小和尚, 出家为僧的时间不限, 但不得少于一个雨安居(3个月), 品学兼优者可以继续留在寺中, 成为佛爷, 逐级晋升, 升到大佛爷枯巴者, 就不再还俗, 终身为僧。佛爷还俗称为“康朗”, 是傣族中有声望的知识分子, 受到社会的敬重。^[1]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现象, 对傣族的历史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傣文也在佛教传入以后得到发展完善。佛寺教育方式不仅局限于口耳传授, 而且更多的是通过佛经这一文字载体, 由高僧向广大僧侣和信徒讲授。佛教僧侣成为傣族中最有知识的人士, 佛寺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 也是傣族男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僧侣和佛

寺在傣族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寺院教育的优势

1.1 医药知识是寺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寺院教育在傣族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职能, 其中在傣医药教育的教育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医药知识是寺院教育中重要内容之一, 为僧的第一年期间, 小和尚们学习的内容是教规、教义、傣文字母和缅文字母, 到第五、六年期间, 学习的教材是《比探玛》、《皮格》、《尚哈洼腊》等佛经, 佛经中蕴含着大量医学理论知识、医疗方法和实践技能。其中《比探玛》是傣族地区流传的佛教三藏经之一, 其内容除对《阿含经》进行论述外, 还涉及人的生理、病理和医药等方面的知识^[2]。傣医学与佛教在渊源上存在密切联系, 傣医药知识与宗教意识存在着同源异流的关系。如: 部分学者认为藏外佛经《清静道论》将三藏经中有关医学资料和医学论述集中地作了阐述, 傣族医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分类、编撰, 终于形成了傣医经典著作《嘎牙山哈雅》。因此, 《嘎牙山哈雅》与佛医学的论述几乎是一脉相承^[3]。此外, 部分还俗的僧侣在民间承担了医生的职责, 将自己行医过程中积累的临床经验及民间大量的医疗知识, 在佛教理论背景下进行整理, 通过传抄佛经的赍佛活动奉献给佛寺, 由此被烙上佛的印记, 编为佛经加以传

^{*}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课题项目 (NO: JD2010ZD13)

收稿日期: 2011—06—08

作者简介: 王雪梅 (1979~), 女, 云南玉溪人, 讲师, 主要从事中医诊断学和民族医药教学及科研工作。

播。丰富的傣医药实践经验与博大精深的佛教义理就通过这样独特的方式得以积淀、传承、实践、总结、渗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当时的佛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傣医药传承和教育的场所,使得傣医药的传承和教育方式较口传心授方式更具有稳定性和广泛性,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也更好,从而大大促进了傣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形成了历史上的傣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傣医治病的特点。

1.2 寺院教育具备深刻解读傣医药经典的条件

宗教文化是民族人们共同创制、共同维护、共同遵循的文化,它在无意中沟通着民族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本民族人们对各自行为的相互了解,联结着人们的感情和心理。傣医药深深植根于傣族繁衍生息的文化土壤,与本地特有的宗教、哲学、天文、物候、民俗等内容息息相关,其理论规范、思维方式、技术手段、道德伦理等内容也都蕴含着该民族的文化特征。傣族文化、傣医药与佛教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佛经作为佛寺教育的载体包含了天文、地理、医药学、文字等多学科知识,通过传教,佛教经典中蕴藏着的印度医学自然被傣族人民所接受,傣医药吸收了佛经中部分医药知识,结合本民族医疗实践经验,为傣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四塔”、“五蕴”一词原为佛经之基本思想,傣医借之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辨病用药,立法组方,从而促成了以“四塔五蕴”为理论核心的傣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寺院教育具有深层次解读傣医典籍的宗教文化土壤。

目前,傣族地区的学校仍以汉语为主,傣语主要在佛寺或家中学习,掌握老傣文和巴利文的人也越来越少,民族语言的弱化对傣医药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理解非常不利,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傣医药的发展,而寺院教育刚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寺庙中,和尚们除了传习教义教规、念经侍佛外,还要强化傣族语言的学习,包括掌握老傣文、巴利文等,经过寺院教育的僧侣或还俗弟子们,在研读相关傣医药经典时,更具有语言文字上的优势。

2 寺院教育的弊端

2.1 教育方式过于陈旧,教育内容良莠不齐

佛寺造就了一批批傣族的知识分子,对继承、传播和发展傣族文化艺术、文学历史、天文历法、行为规范、医药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

宗教作为满足人类情感需要的一种形式,宣扬的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其虚幻性是毋庸置疑的。佛寺教育传授的知识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唯心主义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妨碍着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另外,寺院教育缺乏严格科学的考核方式,一些佛寺管理过于松散,各自为政,教职人员素质低、层次低、水平低。目前,云南共有南传佛教僧侣8 000多人,可是真正能够施授佛学教育的教职人员却只有1 500人左右,高素质的僧才十分匮乏^[4],部分寺院对小和尚的考核方式也仅要求背经文,不求甚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2.2 寺院教育与义务教育存在一定冲突

儿童进佛寺当和尚的年龄,刚好与接受初等教育的时间相冲突,小和尚很难保证到学校接受全日制的教育。学校教育采用汉语教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门学科为主;寺院教育则以民族语言文字、宗教知识、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为主,政府为了解和尚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与在佛寺接受教育之间的矛盾,曾在佛寺专设“和尚班”,和尚学生成了傣族地区学校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他们具有佛寺“和尚”和学校学生的双重角色,试图兼顾义务教育和民族宗教教育。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举措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学校教育与佛寺教育分离的状况下,使得和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障碍增多,学校教育管理困难重重。如:傣族的宗教节日很多,每逢佛寺有宗教活动,和尚学生大多数要回佛寺念经,傣族男生也必须参加相关的活动,导致傣族男生请假旷课的现象屡有发生,许多自我约束能力差的“和尚”学生,很难适应学校教育管理,正常的教育秩序难以维持。^[5]

此外,在寺院教育中,包括文学、典籍、教理、知识在内的宗教文化传习只限于男子,妇女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也是寺院教育中的一个弊端。

3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佛寺教育传承的利弊,从中探寻科学的傣医药教育传承规律和有效的教育传承模式。认为:寺院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实现佛教思想、教义和教育,更重要是实现了傣族地区的社会教育,延续了傣族文化的传承,傣医药作为傣族科学文化知识的组成部分在佛寺教育中也得以充分体现。然而寺院教育也存在许多弊端。如:传承面不够广,

推广存在局限性,教育内容良莠不齐,受教育的人数有限,与义务教育相冲突等。傣医学是在傣族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基础上发展而来,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要培养优秀的现代傣医药人才,首先要克服语言关,熟练掌握傣文、巴利文、汉语等,具有一定独立研读傣医经典能力,能够正确处理傣医与佛教的关系,完成傣族文化、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再系统学习傣医药知识,为下一步的临床实习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总之,要使傣医药教育真正系统化、专业化、规模化,与现代教育思想相符合,仅依靠寺院教育或者简单的师带徒的民间传承模式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加大对傣医药人才的培养,通过开展傣医药高等教育、举办傣医药文化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培养从事傣医药研

究及开发利用的专门人才,为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傣医药文化,促进人类的卫生和健康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赵世林. 社会形态演化与傣族佛教文化传承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2, (05): 58-64.
[2] 赵玲. 传统文化与现代经验——对我国傣族传统教育的理性思考 [J]. 学术探索, 2001, (03): 85-88.
[3] 吴之清. 论南传佛教思想对云南傣医发展的影响 [J]. 宗教学研究, 2009, (03): 146-150.
[4] 张庆松. 缅甸寺院教育及其对云南边境的影响 [J].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19 (1): 36-40.
[5] 邱开金. 民族文化遗产与学校教育的张力——云南西双版纳农村傣族男童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08, (02): 96-101.

(编辑:左媛媛)

Discussion on the Model of Succession of the Dai Medicine in Temple Education

WANG Xue - mei, YANG Mei, XU Xiao - yun
(Yunnan University of TCM,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mple education of Buddhism, it is obvious that temple education made the traditional art of the Dai to carry forward. In the regions inhabited by Dai nationality, Buddhist temple's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been well demonstrated, by means of the model of succession of teachers, Buddhistic ideology and national culture of the Dai is well handed down. As a part of national culture, the information on medicines and medical treatment of the Dai,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train new qualified personnel. Through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urses, systemat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tal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with high qualities of the Dai medicine can be produced on large - scale.

[KEY WORDS] Temple education; Dai Medicine

(上接第 22 页)

[参考文献]

[1] 马世林译. 月王药诊 [M]. 甘肃: 民族出版社, 1993.
[2] 宇妥·元丹贡布著, 李永年译. 四部医典 [M]. 北

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3] 徐克学. 数量分类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编辑:左媛媛)

Applicating Quantitative Taxonomy Analyzing the Urine Diagnosis of Tibetan Medicine

LUO Yan - qiu¹, XU Shi - kui², YI Hong - chi³

(1. Yunnan University of TCM,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2. State Food and Drug Testing Institute, Kunming Yunnan 650011, China)

[ABSTRACT] In analyzing and sumarizing the urine diagnosis of Tibetan medicine, adopting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quantitative taxonomy, analyzes the system arrangement and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way of the urine diagnosis, Propls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how to combine, giving the new knowledge connota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urine diagnosis.

[KEY WORDS] Quantity taxonomy; Tibetan medicine; Urine diagnosis